

热历史

## 古人如何玩转“奥运”



▲《蹴鞠》 吴尧辉 作品

7月26日至8月11日,第33届夏季奥运会在法国巴黎举行。中国体育健儿厉兵秣马,蓄势待发,将再写辉煌。中国古代虽然没有奥运会,但类似足球、跳水、摔跤、射箭等奥运项目的运动,在我国古籍中都能找到踪影。

## 蹴鞠

## 现代足球的“老祖宗”

足球是当今世界第一大体育运动,它源于我国古代蹴鞠已被国际足联认可。蹴鞠又名踢鞠,“蹴”“踢”意为踢,“鞠”为球,连在一起即踢球之意。

蹴鞠相传是黄帝发明的军事训练项目,西汉刘向《别录》有言,“蹴鞠,黄帝作,盖因嬉戏以练武士”,通过踢球锻炼士兵的腿部力量。考古学家推测,黄帝时期的足球极有可能是石球。黄河流域山西、陕西、河南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很多直径3厘米~6厘米、磨制光滑的石球,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黄帝军队踢球球的推测。

后来,“鞠”演变成用动物皮毛缝制、中间填充毛发的皮球,方便人们踢动,蹴鞠开始从军营走进民间。战国时期,各国大城市流行蹴鞠。《战国策》中苏秦有言,齐国“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笙、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蹋鞠者”。

《西京杂记》记载,刘邦父亲刘太公自幼“斗鸡、蹴鞠,以此为欢”。西汉建立后,刘太公搬进九重深宫,闷闷不乐。刘邦就在长安城东营建新丰城,让父亲当年好友在新丰陪其斗鸡、蹴鞠,颐养天年。

唐代“鞠”制作技术得到改良,球壳从两片皮合成改为八片坚皮缝制,形状更圆;球里面开始有“内胆”,用动物尿脬做成,“嘘气闭而吹之”,成为充气球,球体更轻,可以踢得更高更远,王维有“蹴鞠屡过飞鸟上”诗句。蹴鞠由此摆脱了军事训练色彩,成为民间喜闻乐见的运动项目。唐代还有女子蹴鞠,不求踢进球门,而以踢出花样为能事。

两宋“鞠”从八片坚皮缝制发展成“十二片香皮砌成”且“不漏线角”,重量“正重十二两”,外形“硬凑十分圆”。工艺的改进促进了球技的发展,出现了高球、柳三复等凭借高超球技获得官位的蹴鞠高手。

## 角抵

## 中国古典式摔跤运动

摔跤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体育项目之一,以其独特的魅力传袭至



▲《举》 吴尧辉 作品

今,中国古代称之为“角抵”“相扑”等,最初是训练士兵的一项作战技能,后来逐渐演变为具有观赏性、娱乐性和竞技性的民间表演。

《述异记》记载,传说在5000年前的氏族部落时代,黄帝部落与蚩尤部落进行了一次大战。蚩尤部落“以角抵人,人莫能御”。这种用头冲撞的作战方式,就是“角抵”的最早起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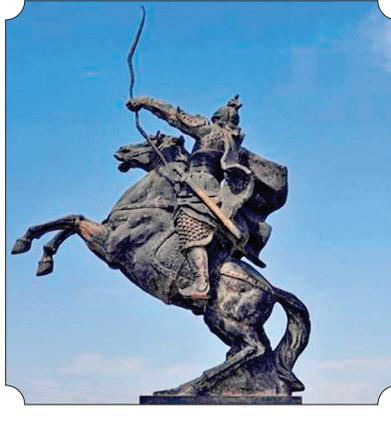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禁止民间私藏兵器,作为徒手相搏的角抵得到迅速发展,演变为融竞技与观赏、表演与游戏于一体的娱乐活动。《礼记·月令》中有“孟冬之月,天子乃命将帅讲武,习射、御、角力”的记载,将角力与射箭、御车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史记·李斯列传》中记录“(秦)二世在甘泉,方作角抵优俳之观”。可以看出,角抵活动在秦二世时期已逐渐演变为一种具有观赏性的娱乐表演活动。

两晋时期,角抵活动发生衍变,出现了一个新称谓,即“相扑”。“相扑”之名最早记录于晋代王隐《晋书》,“卿郡人不如颍川人相扑”“相扑下技,不足以别两国优劣”。

到了唐代,角抵日益兴盛,深受皇帝的喜爱。晚唐时,还专门设立了“角抵队”“相扑册”,有宫廷角抵、军中角抵、民间角抵等。角抵还东传日本,后来发展为日本的“国技”相扑运动。

角抵在宋代风行大江南北,出现了“角抵社”“相扑社”等组织,首都汴京每年都举行一两次相扑比赛,甚至涌现出女子相扑。

“摔跤”一词则正式出现于清代,满人入主中原后,将满族式的布库与中原式的角抵相结合,使清代的摔跤运动得到空前的繁荣发展,也把这项运动推向了新的高潮。清廷设有专门管理角抵的机构,名叫“善扑营”,组成人员是专门挑选出



▲薛仁贵雕像

来的八旗勇士,以角抵为职的人则称为“布库手”。在每年的腊月二十三,他们会在养心殿御前举行摔跤比赛。

## 射箭

## 中国古代君子的“必修课”

弓箭是先民狩猎捕鱼的工具,也是古代两军交战的武器。1963年,山西朔县峙峪村曾出土一件石镞(石质的箭头),迄今已28000年,说明旧石器时代晚期,我国境内的先人已经开始使用弓箭。

射箭在我国历史悠久,《礼记·正义》记载:“射之所起,起自黄帝。”商代晚期,射箭与音乐、舞蹈、礼仪、道德融为一体,形成了一种名为“射礼”的活动,强调以射御敌、以射选材、以射交流、以射育人。周代承袭商代的制度,射礼融入了贵族的教育体系,“射”在“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中位居第三,不仅具有竞技功能,还兼有益智、育德、修身等教化目的,是选拔人才的重要标准之一。

魏晋南北朝时,射箭开始有了正式的竞赛。《北史·魏宗室传·常山王遵》记载,北魏孝武帝在洛阳华林园中曾举办“戏射”,百步之外,19名“运动员”对着一个悬着的银酒杯进行比赛,中矢者可获得酒杯,“奖杯”之名即由此而来。唐代武则天执政后,为选拔军事人才,朝廷专门设立了“武举制”,9项测试科目中,射箭占了5项,包括长射、马射、步射、平射和箭射。宋代,出现了以练武习射的“弓箭社”,河北一带曾有弓箭手3万多人。

明清时期,射箭盛行于朝野内外,成为一项兼具竞技和娱乐的比赛项目。

从蹴鞠场上的绿茵追逐到射礼中的箭靶凝视,从角抵的力量展示到水秋千的高超技艺……如果古人也办奥运会,想必也是一场举世瞩目的体育盛宴。(《海峡都市报》)

名人轶事

## 苏轼的人生“反转”

□杨曦

元丰三年,苏轼被贬黄州。这让苏轼远离了政治中心,但同时,也让他有了更广阔的创作空间。苏轼从之前的士大夫文学《贾谊论》《日喻》等,开始转向随笔、题跋等散文,将之前对人生的思悟进一步诗化。因为远离了政治中心,他反而获得学术、文艺上的突飞猛进。在黄州的四年期间,苏轼在不同的心境下,完成了很多名篇,有“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超然洒脱,有“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的豪迈,甚至他最好的书法作品《寒食帖》也是在黄州完成的。

绍圣元年,六十岁的苏轼遭到二次贬谪。而这次使得苏轼在创作上更加自由。此时的苏轼对生活的感悟更加深刻,写出了大量人生感悟之词。另外,在惠州的凄惨生活也让苏轼转向了陶渊明般恬淡从容的人生态度,他用陶渊明诗韵的形式写了大量的“和陶诗”。在惠州的这两年里,苏轼创造出了一个自适的环境。从婉约词到“和陶诗”,苏轼的文学体裁更加丰富和自由。

第三次贬谪儋州,遥远的不毛之地让苏轼心胸更加开阔,气象更为博大。儋州位于海南岛,也是苏轼被贬之地中最贫困的一个地方,但是这个海岛,给了苏轼另一番奇遇。刚登岛时,苏轼作诗《遇清风急雨》,前半部分写飘落在海外的境遇和感受,后半部分则是他的想象描绘,从“安知非群仙,均天宴未终”,到“久矣此妙声,不闻蓬莱官”。正如书中所说:“海上的风涛奇幻怪谲给他提供了全新的感受,使他的神思更加天马行空,创作艺术又迈进了新的境界。”(《劳动午报》)

## 曹操:知人善任,为才所宜

□杨冰

《三国史话》是历史大家吕思勉写给年轻人的通俗历史读物,他从纠正汉末历史谬误入手,通过耳熟能详的历史人物,还原历史本来面目。书中有许多观点令人耳目一新,其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曹操选人用人的别具一格。

从前我只觉得曹操是个武夫,不懂用人之术,读过《三国史话》,才知道他竟有任用不熟悉之人的胆识。曹操勤王之路的成功,离不开董昭帮他清除张杨和杨奉两大阻碍。而那时董昭还并不是曹操的谋臣策士,二人其实并不相识,但董昭隔空递来的投名状让曹操颇为赏识。董昭劝说他“不如把皇帝搬到许县,只离你近,好控制局面。”曹操觉得可行,毫不犹豫地采纳了。他没有因为董昭是不相熟的人而有所迟疑,甚至排斥他的意见。可见曹操用人只讲计策灵不灵,不讲人情、不讲先来后到。曹操敢用不熟之人,不但为他留住了董昭这样的人才,更是像磁铁般虏获了众多“董昭”来到他身边。

如果说礼贤下士不足为奇,那任用敌人的谋士则是需要莫大的勇气。曹操和袁绍在官渡僵持,曹操兵少,粮食也快吃完了。眼看袁绍在对岸筑土、掘隧道随时可能攻破曹操大营,危急关头,袁绍曾经的谋士许攸提议袭击淳于琼来解大本营之困。在大家都顾虑许攸是否可信时,曹操却一脸坚定,没有半分迟疑。他指挥着手下的五千步兵,在深夜穿过密林,最终攻破淳于琼大营。这一战对于曹操来说是孤注一掷的,如果他疑心许攸,也就失去了扭转颓势的良机。曹操以“用人不疑”的方式展现了他知人善任的智慧。曹操对许攸的信任,不但展现了大将的风度,更给其他“许攸”吃了一颗安心丸。

曹操除了敢用敌人的谋士,他还深知“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道理。一次曹操征伐公孙瓒,沿海大水,道路不通,曹操很是着急。此时刚好被公孙瓒所杀刘虞的部下田畴来归顺。曹操明白田畴要为刘虞报仇,便把他招罗军中。曹操出兵时,田畴说:“你若信我,我带你走旧北平郡之北一条罕为人知的小路。攻其不备,一定可大获全胜。”曹操果断选择相信,于是大胜。这一次,曹操能用最小的损失获得最大的利益,完全得益于他善于发现和利用结盟关系来获得支持和帮助。

(《北方新报》)